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6.026

# 民俗语言学视域下陕北方言特殊量词探析

张静<sup>1</sup>,李醉海<sup>2</sup>

(1.榆林学院 文学院;2.榆林学院 科研处,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俗事象。民俗既是风俗习惯又是文化现象,民俗的形成和巩固需要借助方言这个有机载体,方言词汇是了解民俗事象的活化石。方言与民俗休戚相关,二者互为因果。作为涵化了民俗要素的陕北方言,是陕北文化的语言符号和民俗符号,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等理论以陕北民歌作为研究底本,从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梳理和分析陕北方言的特殊量词的修辞功能和文化功能。这是研究陕北方言与文化的新路径,能够为民间文化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启迪。

**关键词:** 语言文化;方言;量词;民俗语汇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1)06-0178-07

“民俗语言,是指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言文化符号。”<sup>①</sup>“民俗语言学是以民俗语言文化为研究客体的科学,故又谓之民俗语言文化学。”<sup>②</sup>民俗语言学是在过去的30年中提出的,在研究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学的过程中,民俗语言学家曲彦斌先生突破了以往学界对于语言和民俗的分别研究,建立了一套独立而全面的学科——民俗语言学。民俗语言学把民俗词汇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研究,为语言与民俗的结合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sup>③</sup>。目前学界对于陕北方言与民俗的研究,大部分是单独从语言学的角度或者单独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研究,极少把二者结合起来,把其作为一个“民俗语言文化”整体进行研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语言现象与民俗从来都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

## 一 方言与民俗关系

### (一)从方言看民俗

语言是人类的交流工具,方言是某一地区内人们使用的通用语言,所以方言是特定区域内的

人使用的一种交流工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方言也是人们在特定区域内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特殊表达。许多地方民俗直接反映在方言中,甚至某些名词本身就是民俗。“方言是当地民俗的载体,是民间文化赖以生存和传承的媒介,不仅是民间文化的体现,而且是其内容。”<sup>④</sup>

民间习俗的形成和巩固必须依靠某些语言形式。同一地区的不同方言表达不同形式的民俗习惯;同一民间现象在不同地区被不同的方言巩固。独特的方言词在民俗的形成和巩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方言词不仅是语言符号,而且是具有象征功能的民俗符号。方言词语对民俗现象有固化作用。有一些方言词语意义的延伸涵盖了原始的民俗,一些民俗现象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逐渐消失,但记录它们的方言词语并没有随之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言语汇是了解民俗现象的活化石。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当地居民由于黄土绵厚的天然条件,大都选择临山靠崖掏窑洞作为居住方式,由于冬季寒冷漫长,一般在窑洞里盘炕烧火取暖。下一代的农村人已经进

收稿日期:2021-03-11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M037);陕西省教育厅项目(17JK0883)

作者简介:张静(1979—),女,河南漯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文化、民俗文化、文化人类学研究。

①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增订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②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学说的原创历程——向先生交作业》,《文化学刊》2018年第1期。

③曲彦斌:《民俗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④林伦伦:《试论方言俗语与民俗研究之关系——潮汕方言俗语的文化阐释》,《岭南文史》1998年第3期。

了城,住进了高楼大厦,用上了城市的集中供暖,也早已没有了烧火的炕而是现代化的床,但是人们一见面拉话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寒暄:快进窑里来,快到炕上坐。并且现在榆林和延安两个地方对于新家搬迁的仪式还是说“暖窑”。随着时代的变迁,窑洞穴居的民俗可能会消失,但是方言词记载的民俗却依然具有生命力。既然方言是从相关的民俗中诞生的,民俗的变化自然会导致方言的变化。在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民俗往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原始民俗消失了,与之相连的方言可能会逐渐消失或改变其原始含义。比如旧时陕北地区说新人的洞房为“帐房窑”,“帐房”做婚房是来源于北方匈奴婚礼时用的“青庐”,就是青布搭成的帐篷,北方民族举行婚礼时用。陕北的房子是窑洞,所以就在“帐房”后面加了一个“窑”字。现在“帐房窑”这个词语早已在生活中消失了,但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冲帐”“坐帐”和“撒帐”等民俗词语依然活跃在人们口中。

### (二)从民俗看方言

民俗既是风俗习惯又是文化现象,是某一地区人们长期生活实践中相因承袭、约定俗成的结果。主要是表现在生产劳动、交往交流、家族称谓、社会组织、红白喜事、岁时节令、民间游艺和饮食服饰等方面的习惯。

方言俗语本身就是民俗事象之一,是一种语言习俗。方言和民俗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民俗是第一位的,方言是第二位的。在相应的方言词产生之前有一定的民俗;民俗是方言词语产生的基础,没有民俗,就没有方言。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的《语言论》中有一章标题为“语言、种族和文化”,他在这一章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的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sup>①</sup>同时,语言又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民俗的消失使记录它的方言成为历史。民俗和方言词汇通常是平衡、共存和相互作用的。方言词汇随着民俗的出现而产生,随着民俗的灭绝而消失<sup>②</sup>。比如“冰公”这个词语曾经在陕北方言中指“说媒的人”,这是由于古代陕北人娶妻一

般在冰还未融化的二月,二月份阴气消退阳气逐步上升,古人认为这个季节阴阳结合,是娶妻成婚的好时机。但是现在男女青年结婚不再刻意选冰雪将融时,而是根据自己喜好自主择日,这个词语也就在人们的生活渐渐淡出了。

### (三)方言与民俗二者之间的关系

方言记录民俗,民俗孕育方言,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方言学与民俗学在研究上可以互补。“在研究当地文化和习俗时,我们不仅应从其他方面入手,而且还应从最基本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当地民俗结构、对于了解民俗习惯和把握当地的人文独特性都非常有帮助。”<sup>③</sup>方言和民俗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地域和居民。从方言和民俗产生的顺序来看,是先产生某种民俗,再有方言词汇来表达这种民俗。方言是民俗的载体之一。具体到各个地区的方言,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现象,反映了某一地区民俗的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同时,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和传播产生了影响和制约。

民俗学和方言的发展并不总是一样的,方言相对于民俗来说比较滞后,因为民俗学是它的源头。“跑驴”是陕北人们熟悉的民间游艺活动,这个词就是先有了这个民俗后才固化下来的一个专业名词。20世纪70年代的陕北,大秧歌盛行,有的人就会骑着毛驴来参加扭秧歌,又怕把驴丢了就坐在驴背上扭秧歌,靖边农民张有万受启发后,把陕北的民间游艺“骑竹马”换成了骑木头做成的毛驴。现在“靖边跑驴”已经被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立项,陕北人民一听“跑驴”这个词就自然而然想到了男扮女装充满喜感的演员倒骑毛驴边歌边舞的景象。“转九曲”是陕北民俗祭祀社火活动,“垒火塔”是驱鬼禳灾的仪式,“闹秧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狂欢,这些词语一出现就会立刻催生它在人们脑海中固有的画面。

方言与民俗休戚相关,二者互为因果。也就是说,由于某种民俗,与该民俗有关的方言词应运而生。换句话说,由于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民俗,因此需要反映到相应的语言形式,而这些不同的语言形式则需用不同的方言词来表达。另一方面,方言又会影响民俗。也就是说,不同方言在发音

①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②胡平:《词汇演变创新、传播的动因和机制》,《古汉语研究》2020年第2期。

③王献忠:《中国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和词汇上的差异在不同地方造成了不同的民俗。尽管民间方言词比其记载的民间习俗具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持久性,但随着民间习俗的消失,它们失去了对应的事象。因此,我们今天收集和整理民间方言词特别重要,它为一些民间习俗的文字研究提供了活化石。方言和民俗的不同步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是通过“方言化石”探索民俗的重要突破口。

## 二 陕北方言中的特殊量词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而中华文化正是由多样性的地方文化组成。戏曲、民歌、评书中的语言民俗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up>①</sup>。因此,研究戏剧歌谣中的方言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陕北民歌是在陕西北部广泛流传的使用陕北方言演唱的地方性歌曲,当地人又称信天游、顺天游、山曲、酸曲。陕北民歌歌词中蕴含着大量方言土语民俗语汇,既显示了陕北方言的构词特点和用语习惯,又反映了有关陕北的生产生活及感情生活的民风民俗。透过陕北民歌中量词的特殊用法,可以看到陕北人们的朴实雄厚的精神面貌和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域文化。

### (一) 陕北方言特殊量词举例

#### 1. “圪”头量词

一圪堵葱一圪堵蒜,  
一圪堵婆姨一圪堵汉,  
一圪堵秧歌满沟转,  
一圪堵娃娃撵上看。  
一圪堵果一圪堵梨,  
一圪堵红来一圪堵绿,  
一圪堵核桃挂满枝,  
一圪堵枣儿就落了地。

——《一圪堵秧歌满沟转》

骑白马,  
走沙滩,  
你没有婆姨我没有汉。  
咱俩捆成一圪堵蒜,  
呼儿嗨哟,一块生来一块烂。

——《骑白马》

高高山上一圪堵堵蒜,  
谁也不要想把我俩来拆散。

#### ——《高高山上一圪堵堵蒜》

这首《一圪堵秧歌满沟转》是陕北民俗闹秧歌情景的真实写照,表达了丰收过后,陕北人民踏歌而舞、热闹欢庆的情景。“圪堵”可以说是陕北方言里的特色量词,也是万能量词,只要是表示“数量多”的这个意思,后面可以接无数个名词表达不同的意思。在修饰“葱”“蒜”的时候相当于一把、一头,但在做限定词修饰人(婆姨、汉、娃娃)、事(秧歌)和物品(果、梨、核桃、枣)时,相当于一群、一堆,表示数量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红”和“绿”是形容词做名词使用,指树上有很多红色的果子和绿色的果子。量词“圪堵”是一个不定量计数的整体量词,不能分开使用。“圪堵堵”是量词重叠的特殊现象,是“圪堵”的复数形式,数量上相比“圪堵”更多。类似的“圪”头量词还有“圪坨”“圪蛋”。

这么长的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  
这么好的妹妹呀见呀么见不上面。  
这么大的个锅来下呀么下不了两颗

颗米,

这么旺的柴火来呀烧不热个你。  
三圪坨的石头两呀么两圪坨砖,  
什么人呀让我呀心烦乱。”

——《这么长的辫子》

一碗碗羊肉一圪坨坨糕,  
你还说妹妹的心不好。

——《一畦畦韭菜凉水浇》

一夜纳了两圪坨坨鞋,  
熬夜点灯你不来,  
听着你的鞋底响,  
一舌头舔破两块窗。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以上例子中,量词中“圪坨”中的“圪”不能省略,是整体复音量词,“堵”“坨”“蛋”不能单独使用。“圪坨坨”同“圪堵堵”一样是词义重叠现象,指比在原来的基础上数量更多。“圪坨坨”糕则体现出陕北人民的饮食文化习俗,用软糜子面蒸成的糕,由于面团较软,蒸熟后形状各异,没有统一标准,看起来就是疙瘩形状。

陕北方言口语中还存在一类“圪”头量词,与

<sup>①</sup>赵学清,孙鸿亮:《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民俗语言研究方法——以陕北说书研究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以上几个量词不同的是,这些圪头量词中的“圪”可以省略,“圪”在词语中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作为发语词而存在,是人们说话发音习惯的表达<sup>①</sup>。比如“圪节”,本义为秸秆类植物茎上分枝长叶的部位,后指长条形的东西,在陕北方言里用作量词,如:一圪节棍子;一圪节路。这里的“圪节”还有“整体事物中的其中一段”的意思。“圪抓”,表示手抓的量:一圪抓瓜子;一圪抓花生;“圪”后的词重叠后表示量小。如:“一圪堆土”可以将词中词干重叠“一圪堆堆土”,“一圪卷儿纸”也可以说成“一圪卷卷儿纸”,暗喻纸的形状是小卷的,略带贬义。这部分量词中的“圪”去掉后,量词的词面意义不变,依然分别表示“一节棍子”“一节路”“一卷纸”之意。

## 2.“卜”头量词

陕北方言里存在一种“卜”字打头的量词。如“卜浪”,一般指细长圆柱形的东西,比如:他从炉子里掏出几卜浪黑溜溜的未烧尽的木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卜浪”应该是“棒”的分音词;“卜沓”,表示一摞子薄片形的东西,如:桌子上放着一卜沓纸。“卜串”,修饰成串状的物品,比如:一卜串红枣;一卜串葡萄。“卜溜”,形容事物成行、排列整体,比如:绿化带长着一卜溜柳树;这卜溜萝卜可是我三个月的劳动成果啊。“卜茬”,指可再生的东西,比如:这一卜茬韭菜马上割完了;或者指“代际”,如:这一卜茬人就是爱打麻将。“卜滩”,指面积大,堆放杂乱,如:衣服放下一卜滩,他人就走了;院子里一卜滩红枣还没晒干。或者形容事情多而杂,无头绪,如:这一卜滩事情我一个咋能处理完嘛。这里的“卜”也是作为词头或者前缀而存在,可以省略掉,意思不发生变化。“一卜沓”“一卜串”“一卜溜”“一卜茬”“一卜滩”就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量词“沓”“串”“溜”“茬”“滩”。这类量词前面一般会有“一”做限定。

## 3.其他特殊量词

“棵”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常用量词,一般用于计量植物,属于个体量词,常用于树木、花草等的计量。但在陕北方言中却还可用于修饰人,也仅仅修饰儿子的“儿”。陕北方言中说“女儿”是“女子”,说“儿子”则只说“儿”,计量儿子的个数时不用“个”,而是用“棵”。比如:老张家家大势大的,人家光儿就有五棵;他有两棵儿了,尔格都

成就了。这里“棵”修饰“儿”表示“个”的意思。这和陕北地区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有关,当地农民把儿子看得很重,儿子才是家里的根,像大树一样会让整个家庭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家里有几棵儿会给家族带来无上荣耀,会引起周边邻里的羡慕之情。“钵”,本义是一种比盆略小的器皿,用陶瓷或金属制成。现在一般专用作对僧人食器的统称。陕北人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把稍大一点的碗或稍小一点的盆称作“钵钵”,相应的量词“钵”也就应运而生,比如:我给你准备了一钵子鸡蛋,你走的时候记着拿上;他晚上吃了一大钵子面条。

## 4.普通量词的特殊用法

窑洞里点灯一块块明,  
妹妹我心里只有你一人;  
白天我墙头上盼你回家门,  
晚上绣枕头扎手忘了疼。

——《一盏油灯》

哥哥走了留下一道踪,  
倒灶鬼沙牛牛溜了个平;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  
忘了那娘老子忘不了你。

“块”和“道”都是现代汉语常用量词。但在陕北方言里却有着特殊的用法。“一块块明”是量词修饰形容词,表现出了窑洞里油灯如豆,即使点了灯也照得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暗,看起来是一块一块的光。陕北人喜欢用量词“道”,不仅在说山、水、梁的时候用,在形容人的踪影时也用。“道”在这里的运用使普通的民歌听起来有一种“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的韵味。

## (二)陕北方言特殊量词的表达效能

### 1.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

比如“圪堵”后面跟人、跟物时都是蕴含着模糊的众多之意。本来修饰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状,却由特殊的量词“圪堵”给修饰对象画上一个轮廓,使修饰对象具有了明确的边界形状或者体积范围,使抽象事物变得立体和具体。“圪蛋”和“圪坨”有时候混用,但是义域不同,“圪蛋”含有体积更大的暗喻,或者说是说话人主观感情上认为体积更大。比如“这个猴娃娃一次就吃了一大圪蛋羊肉”“他把那些衣服一圪蛋全部都捐了”。

<sup>①</sup>常乐:《山西方言量范畴研究》,山西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 2. 蕴含附加意义

陕北方言词“圪”头量词有着丰富的结构变体,可以产生生动形象的附加意义。在“圪”头量词中,圪头词通常表示“小的”等模糊的计量单位,比如放了“一圪撮”盐表示放了“一点点”盐,具体多少才算是“一圪撮”却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一整袋盐肯定不是“一圪撮”。“圪撮”这个量词一般是指用手直接捏起或者撮起东西,这与陕北民饮食民俗有很大关系。在物质资料匮乏的年代,陕北农民对于盐这一生活必需品特别珍惜,而且盐的拿捏把握多少又直接关系着食物的味道好坏,所以旧时陕北人很少用勺子等工具撒盐,而是直接用手抓盐,“一圪撮”就是用拇指和食指中指合作捏起的量。圪头量词不仅丰富了单音节量词的词汇意义,而且增加了语言表达的生动效果,在口语表达中有“亲切”的成分。同样的“圪”头名词有蕴含“小”意,如“圪锥”表示很小的凸起;“圪”头动词也表现出时间短的特点,比如“圪搅”表示动作小幅度搅拌,动作时间也很短。

## 3. 增强音乐性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  
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上一道道坡来下一道道梁,  
想起了那个小妹妹好心慌。  
你不去掏苦菜崖畔上站,  
你把我们年轻人心扰乱。

——《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梁》

“道”在现代汉语中是个普通量词,有三种用法,一是形容长条形的东西,如:一道口子;二是用于门或者关口阻挡性的事物,如:一道关;三是用于某些分次分项的东西,如:一道菜。所以“道”不是陕北的特有量词,但是却有着特殊用法。陕北人说“山”不用“座”而是用“道”。在陕北,人们喜欢用“道”字形容山水。有人初听形容大山用“道”字做量词似乎有些“土”味儿,不如“座”来得雄伟高大,但是,正是这个“道”字才是陕北山的真实面貌。每一个去过黄土高原的人都会发现,这里的山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流水冲刷,水土流失后,山形都是下宽上窄,而且排列整齐,一

道道地矗立着。所以看似是方言,却隐含着独特的地理风貌下人们对大自然的独特认知。另外,这个量词“道”用了重叠的手法,也是陕北方言的一个特点。陕北人在口语中喜欢用叠音字,有时是表示亲昵,有时是可以强调或者突出想要表达的事物,有时就是简单地为了音乐的节奏。一道道梁、一道道水、一道道坡、一道道洼中量词的使用给人们眼前展开了一幅黄土高原苍茫辽阔的画卷,很有画面感,在修辞上也起到了补足音节、增强音乐性的功能。

## (三) 陕北方言特殊量词的来源

### 1. 圪头量词的来源

圪头量词的形成与陕北地区“圪”头词的构词习惯有关。陕北方言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圪”开头的量词形式,是由于陕北方言中的“圪”头词。陕北方言在方言片区上划分属于晋方言,在晋方言中,“圪”头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构词手段,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学者研究认为,根据“圪”在构词方面的特点推出“圪”头词是上古复辅音子遗,是分音词造成的。陕北人平日里说话喜欢使用“圪”头词,常说的有圪埵(圆形的物品)、圪蛋(稍大的圆形的东西)、圪堆(小儿尖的东西)、圪梁(土岭,与沟对应的高地,常说圪梁梁)、圪墁(土梗)、圪崂(墙角、拐角、避风的地方)、圪拉(缝隙)、圪蹴(蹲下)、圪嚷(唠叨,常说成圪嚷嚷)、圪细圪堵(膝盖)、圪溜(弯而不直)、圪褚(皱纹、东西发皱)、圪瓶(公羊)、圪碾(磨牙、食物里有杂物口感不舒服)、圪兴打慌(不稳重)、圪喳麻也(狡猾、狡诈)、圪孙猴气(小气、不大方)、圪流二三(偷懒)、圪出瓦害(不平展、发皱)、圪轻海裁(速度快、干活利索)、圪碎麻也(穿的破烂、邋遢)、圪松松介(动作快、跑得快)。这类圪头词经常出现在民歌里,比如:“你要拉我的手,我要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里走。”“对畔畔的那个圪梁梁上站着个谁,那可是我那要命的二啦妹妹。你站在圪梁梁上哥哥我站在那个沟,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哎哟招一招手。”以上民歌中唱到的圪崂、圪梁梁、圪埵埵、圪埵都是陕北方言中常用的词汇,“圪梁梁”显示陕北的沟梁崂壑的地理环境,特指黄土高原常见的狭长高地,低于两边的山<sup>①</sup>。“圪”字在陕北方言中起着前缀的构词作用,“圪”放在词首和不同的字或者词结合,从而产生新的词语,新的意

①吕正轩:《民间陕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思,这是陕北方言的一大特征。量词是陕北方言中的一个重要语法现象,“圪”头量词是受了陕北方言独特构词习惯影响的结果,“圪”由原来的实义词逐渐意义虚化,在词中只具有表音功能。陕北方言中大量使用“圪”头词与陕北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长期民族融合与交流交往,在日常民俗生活中,语言上大量吸收少数民族语言词汇有关。

### 2. 分音词与双音节

陕北方言中有为数不少的分音词,是陕北方言民俗语汇的一个特点。如陕北民俗实物中有一种特色面食“圪圪馍”,是一种软糜子和面发酵后做成的环形食物。陕北小孩到虚岁十二岁的时候,要举行仪式,舅舅家要蒸好圪圪馍套到孩子脖颈保佑孩子平安。“圪圪”就是“圪”的分音词,“圪梁”是“岗”的分音词。陕北口语中表示缝隙“黑浪”就是“巷”的分音词;“圪崂”是“角”的分音词,“圪棱”和“圪楞”都是“埂”的分音词,形容词“糊路”是“昏”的分音词,形容一个人发昏、糊涂了;动词“卜趔”是“绊”的分音词,意思也是绊倒。所以量词也受了分音词的影响而存在,陕北特殊量词中的“卜浪”是“棒”的分音词、“圪抓”是“把”的分音词;而“卜沓”“卜茬”“卜溜”“卜滩”等词语在语用中是为了凑成双音节,增强发音节奏感,表示模糊的计量单位。

### 3. 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

陕北方言中的许多量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量词大多来源于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生产生活。语言来源于生活,也用于生活。如陕北方言在说多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用“一群人”“一堆人”,而是说“一洼人”。根据自然规律,水或某些其他物质等容易在洼地中聚集,从而对某些物质表现出一种聚集效应。现在通常所说的“洼陷效应”是指某个地方具有某种特征或优势,对某些东西产生一种吸引力,导致这些东西聚集在这个地方。陕北地势塬峁沟壑比较多,站在高处看到远处一群人,就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一般聚集在一起,所以就形象地用“一洼”来形容。量词的使用还与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关。如一孔窑的“孔”,“孔”是“窟窿”的合音词,窑洞口其实就是山体上的窟窿形状,用“孔”修饰是量词的表形用法。“一圪撮调料面儿”中的“圪撮”,是人们对于动作的认知方式,量词突出了事物的形成过程。

## 三 陕北方言特殊量词的文化特征

### (一) 陕北方言特殊量词对地域文化的反映

陕北地处中国西北部,冬季寒冷漫长,从每年11月份黄叶落尽,陕北大地就正式进入了漫长而又寂静的冬季。由于地处偏远高原,来往出入极度不便,人们极度短缺物资。在还没有发明大棚菜之前,冬季很少能吃上蔬菜,更别说是新鲜的了。智慧的陕北人民和中国大多数北方人一样需要储存冬季的食物,腌酸菜便是最普通的日常,而腌菜的器具——“瓮”便在年年这个时候成为家家户户院子里的主角,而且家家都不止一两个瓮。瓮跟水缸一样,也是容器,可以盛水或者储藏粮食,瓮有大有小,大的有两米高,小的只有几十厘米高。陕北民歌《揽工歌》就有一句:“伙计打烂瓮,挨头子受背兴;掌柜打烂瓮,两头都有用。”瓮由名词演化为量词在生活中频繁使用,陕北人不管是用的容器是大盆或者水缸、大塑料桶、瓷器瓦罐等,一般都统称为“一瓮”,如:柜子里还有一瓮小米了,不用急着再买;冬天的时候每家都会囤上一大瓮洋芋过冬备用。

### (二) 陕北方言特殊量词对地域文化的保存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  
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哟赶牲灵的人儿哟,  
走过来了哟。

——《赶牲灵》

旧社会,西北一带的人生活特别困苦,为了养家糊口,家里的男人农闲时用牲畜运输货物挣钱,人称“赶牲灵”。因为道路狭窄凶险不断,途中赶牲灵的人为了提醒迎面可能会出现的一队赶牲灵的人马货车早早让路,会在领头的骡子头上绑上三面小圆镜,以太阳的反光提醒远方的人,由于镜子闪闪发光亮似明灯,所以称“三盏盏灯”。现在,早就进入了新世纪,陕北的农村几乎找不到骡子的身影,骡子作为农家院里曾经最重要的劳动力已经被机械代替,“赶牲灵”也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故事被唱进了陕北民歌。只有当人们唱起“三盏盏的那个灯”时,“赶牲灵”这一刻画着沧桑悲壮的父辈们为生活挣扎奋斗的形象才又跃入脑海,给后代以精神上的激励。类似的还有“钵”,以前劳动人民吃饭用大碗,几乎和盆一样的“钵”,现在换成精致的小瓷碗了,可还是情不自禁地说“想吃一钵子面”。

### (三) 陕北方言特殊量词是地域文化标识

陕北人世代住的都是窑洞,在形容窑洞的时候人们不用“座”“幢”和“栋”等现代汉语里常用的表示住所的量词,而是会用“一院地方”,而说具体的房间的时候不用“间”“个”,而是用“孔”,“一孔窑”“三孔窑”。“孔”是修饰窑洞的专用量词。“孔”这个特殊量词是陕北独特地域文化的产物,具有地域文化标识的功能。

用“孔”形容窑洞是因为窑洞的外形。传统的土窑洞依托山体凿挖,掏出大洞后修砌出圆拱形的窑洞顶部,门洞处加上半圆形高窗,大部分窑洞只有一个外立面,门窗部分是视觉中心,由“拱”围起来,上圆下方的造型,寓意着“天圆地方”。远远望去就像是山体上的一个大洞,所以量词用“孔”十分逼真形象。窑洞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一种古老的民居形式,沉淀着黄土高原古老深厚的文化,凝聚着黄土高原独特的风格。这种“洞穴式”住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体现了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而且陕北黄土高原具有土质坚硬的特点,拱顶受力均匀,开挖后不易坍塌,窑洞有冬暖夏凉的优点,这是前辈们的智慧。一孔窑洞就是一个家,为了避免“四六不成才”的说法,通常由奇数构成,三孔、五孔的窑洞组成单排庭院,是陕北民

居的一个显著特点。

### 结语

方言是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语言仓储。在汉语中,量词被广泛使用,是人们表达生活中思想和客观存在的事物的重要因素。量词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细心观察和微妙而准确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善于刻画事物的魅力。陕北方言量词具有丰富性、形象性、生动性的特点,是陕北人民对周围事务准确把握、抽象思维后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用法,是黄土高原文化的一个代表和体现。陕北方言中的量词有较强的情感化、形象化色彩,本文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等理论和方法,对陕北民俗语汇中的量词部分,以陕北民歌作为研究底本,进行了语言与民俗的综合研究。从民俗语言学的视角研究陕北方言中的民俗语汇,可以发掘陕北方言中的文化意蕴与当代价值,可以为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一条思路,以期能够为民间文化传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响应国家在“四个自信”政策中语言方面的积极响应和实际行动,希望能为语言学与民俗学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提供经验和借鉴,促进语言学研究体系更加完善。

## Analysis of Special Quantifiers in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Linguistics

ZHANG Jing<sup>1</sup> & LI Zui-ha<sup>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ulin University, Yulin 719000, China; 2. Office of Academic Research, Yulin University, Yulin 719000, China)

**Abstract:** Dialect is the carrier of local culture, while Chinese culture is composed of colorful local cultures. Folk custom is the carrier of dialect. 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folk custom need the help of dialect as an organic carrier. Dialect vocabulary is a living fossil for understanding folk customs. Folk language is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ymbol that contains folk elements.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is the language symbol and folk custom symbol of northern Shaanxi regional culture, with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folklore linguistics, the paper attempts to comb and analyze the quantifiers in the folklore vocabulary of northern Shaanxi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s and folklore, special quantifiers in northern Shaanxi dialect and their sources, rhetorical function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folklore culture.

**Key words:** language culture; dialect; Chinese quantifier; folklore vocabulary

(责任校对 游星雅)